

直面血海

主 编
范 炯

——为战争而生的人

战争是罪恶的渊藪

杀人狂用他那

血淋淋的

双手在制造着

战争。

该书描述了

病态式的

歇斯底里的

战争犯，

貌似冷静、

理智的嗜血狂，

野心勃勃、

穷兵黩武的君主

拿人的生命做

赌注的

……的

……路……

ZHI
MIAN
XIE
HAI

ZHI
MIAN
XIEHAI
天灾人祸
启示录



天灾人祸启示录

直 面 血 海

——为战争而生的人

主编 范 炯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天灾人祸启示录

直面血海

——为战争而生的人

主编 范 炯

责任编辑 李 莉

中原农民出版社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4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38—449—5/I·190 定价 7.40 元

目 录

世纪末的杞忧

- 关于战争与人的断想 范 炯(1)

战争哲学与哲学战争

- 亚历山大大帝 张晓虎(18)

光荣与梦想：“骰子投下了”

- 恺撒大帝 丁 放(69)

世界征服者之路

- 成吉思汗 张 研(100)

石榴裙下：掠过世纪的霸王风

- 叶卡特琳娜二世 李 雷(144)

为战争而生的人

- 拿破仑·波拿巴 孙燕京(179)

“地球盐”迷梦与“一战”风云

- 威廉二世 刘新风(212)

观念：人类无法逃脱的劫数

- 希特勒 张 研(242)

战争思辨

- 人与战争 张晓虎(295)

世纪末的杞忧

——关于战争与人的断想

范 炯

岁月叠印。

时间的河，悄焉冲淡痛楚的记忆。承平日久的我们，早已习惯于作为听众和观众，漠然收听和超然关注，那久远年代、遥远地方的战争的故事——别人的故事。

一杯茶，一支烟，战争似乎是永恒的热门话题，色彩奇幻，魅力无穷。

我们谈论战争。

谈论兵器和兵法，谈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谈论力能扛鼎又能屠城的英雄。

我们向往战争。

向往阵前和马上，向往赤壁和奥斯特利茨，向往烟尘滚滚杀声震天的疆场。

在冥想中，在诗中，我们塑造着战神，塑造着血与火的自我形象，做着一次又一次新奇而刺激的梦——和平国度、冷战年代里凡人的英雄梦。

我们偶尔也想到过死，想到过毁灭，甚至还看到过天灾人祸

中生命的脆弱。

我们并不缺乏有关战争的常识，深谙刀枪剑戟与坦克大炮的区别。然而，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懂得孙子思想中“不战”的内核和“圣人不得已”的苦心。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可几乎谁也没有细细寻绎过它所包蕴的生命的悲凉和无奈，只知道“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发生过的，只要不祸及身，至多是几缕叹息、几声歌哭，仅此而已。

人类生存的勇气也许正在于它的茫然无知？

我们傲视生命，因为我们拥有；

我们蔑视死亡，因为人类永存。

这是不是一种“高贵的单纯”？我不敢确认。

然而，终于有一天，人类的破坏力与创造力齐生共长，“悄悄地、吓人地成熟了”。

随着上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杀伤武器转化为“常规”，如蚁如蝗而又如神如仙的人类，转瞬间便具备了毁灭自身和他们的小小家园——地球七次以上的惊天伟力。

可以尽情想象这短短半个世纪地球人给“外星人”带来的惊愕，但我们恐怕谁也想不出这些“天外灵长”可能因地球灾难而引起的无尽悲悯。

许多人都应该清楚记得报端曾披露的一则有关金星的消息：温度高达数百摄氏度的金星表面，曾发现街衢楼舍的类似遗迹！生命于此肯定已不复存在，可这些记录生命的“假设体”，却以其凝重的历史影象，向人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何以如此？

假设可以是无数的，但依地球人的当今常识来看，无疑难以排除金星人因战争自焚的可能。难道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吗？当

然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地丧失理性呢？答案如炬在目：理性的残缺。

现代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曾给刚从“二战”噩梦中醒来的地球智者们以致命的幻觉：毁灭性武器的诞生会反过来阻止人类的自我毁灭，甚至最终消灭战争，赢来永久和平。但逻辑的推断代替不了冷酷的现实，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其间忽略的，不是别个，恰恰是武器的创造、所有者——人的素质：被武器制约着同时又膨胀着的人如何才有足够的理性的自觉和永恒的自控？

想必没有谁会否认一个事实：人类近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速度不成正比。面对永恒时空和自然山河，人类是伟大的，因为他们幸运地走上了科学的认识之途；同时，他们又是渺小的，因为没有人能超越时空与山河同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是人类代代不已的永恒喟叹。一代代人，尚未走出前人故事前人梦，就走入了人生的暮年。人惟求旧，器却更新，这巨大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一下子加在了人们的肩膀上和心头。这不堪重负的状况，必然导致人类长久的缺憾和失落之感，以致一些伟大的科学巨子，晚年竟也向宗教乞灵，以慰身后之寂寞。

危机还远不止此。在这科学与宗教、与专制、与迷狂并存的年代里，不自由、不自觉的人类群体，在沉溺于高度的物质享受的同时，究竟有几人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延续竭忠尽智呢？可以这样说，由于偶然的却是极其辉煌的科学发明，处于缓慢渐变流程中的芸芸众生，被少数哲人、智者、天才引入突变的流程，“误入桃源”。境况的巨变本该伴之以生存方式、观念和态度的相应变化，但文化往往慢拍节的规律却限制了

群体应变的自觉。于是，人类便这样懵懵懂懂地进入了 20 世纪，这一伟大而又混乱、怀疑而又思考的年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时期。人类的理性在激荡的情感和跌宕的命运中觉醒。然而，直到海湾战争正式打响的瞬间，许许多多的人才强烈意识到来自自身种类的现实的巨大威胁——毁灭性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轻则殃及一人一家一国一地区及生态环境，重则步入金星后尘，为地球送终！数百年前那位诺查丹玛斯的凶见，仿佛难以“归谬”。

为消弭战祸，无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他们努力地平衡着整个世界的帆和舵，维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和前行。可是，他们是如此吃力，有时还会陷入力不能支的绝望。本世纪的见证人和幸存者恐怕谁也不会忘记联合国前届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惊悉海湾战起时万分悲痛的表情，谁也不会忘记这位满头华发、饱经沧桑的老政治家眼中莹莹的泪光。这是一个正常、明智的人类群体良知的映现。它所留给今人、后人的品味，远不止是咸的、涩的……

人类做了多少年、多少代和康之梦啊！

和平鸽和橄榄枝的内含，无疑早在某一位野蛮人环顾血沃荒原的第一瞥悲悯的文明之光中，即已显现。为了这一天，人们盼了千万年，梦了千万年，斗了千万年，直到今天，直到此刻！

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述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激动地写道：

战争延续了 4 年零 3 个月，它几乎逐渐地至少把西方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拖进了它的漩涡。实际上死在战斗中的多达 800 万人以上，另有 2000 万或 2500 万人死于战争所造成的

困苦和混乱之中。千百万人因为营养不足和艰难困乏而体质衰弱、生活悲惨。大部分活着的人那时正从事战争工作、在受军事训练和装备起来、在制造军需品、在医院里服务、在代替入伍男丁的劳作等等。商人们已经适应了处于危机状态的世界里谋利所必需的狂涨暴落的方法。的确，战争已变成一种气氛、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它又突然结束了。（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不在战争之中或不曾亲历这一切的人是无法切实感受这平静叙述文字之后的沉重体验的。这一体验的刻骨铭心，不但给世纪之初的人类以“损失太重、忍痛太深”的切肤之痛，而且被后来更大规模的人类自戕——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大大强化了。

人类，由于某些人极其疯狂的念头，由于某些宗教的、民族的、地域的、集团的和阶级的极其褊狭的病态对抗，由于某些极其冷酷却看似理智和振振有辞的战争理由，而被全体地或部分地导入世纪大战和世界大战。这是一段段怎样的丧心病狂的日子啊！

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

其间，有睦邻反目，有亲友相残，有同类厮杀！太平时日里一切温馨的人情关系全被无情斩断，一切公认的道德习俗几被一笔勾销。一切都服务于“圣战”，服务于“为种族而战”、“为国家而战”的鼓动性口号。这时，属于个人的一切，包括爱情、亲情乃至生命都变得微不足道。人们只知道消灭敌人，而敌人不是人，甚至敌国无辜的百姓也只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怪谁呢？谁让你们偏偏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心安理得的冷酷，使介入战争的几乎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怀着仇恨的人都凶神般地成了战争机器，而全球民众的地域性狂热所造成的热昏心态，更使他们

根本无法体会中国古仁人的悲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根本无法预见战争是怎么回事，战后是怎么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废墟是怎么回事。

当然，在往昔的每一次战争之后，人类都又重新站立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踏过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行，重新开始自己辉煌的创造历程。战争已成为过去，谁也不愿承认自己对战争负有什么责任，平民勿论，即使被押上断头台的纳粹战犯，不也矢口否认吗？谁之罪？一场场把人类推向焚尸炉边的战争，每每是以这永恒而又无聊的问题作为归结。当然，在史书上往往也会拎出几个“挨千刀”的战争狂人来说明一切，但这究竟是不是一切战争之源呢？是不是战争狂人自己的“搅天之力”所致的呢？

在专制时代，在专制国度里，一个或一小撮专制统治者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绑上战车，使他的千万、万万子民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战争仇恨的疯狂，或在疯狂的边缘徘徊，以致于忘记了自己脆弱的肉身和人生的责任。然而，专制主义的产生和疯狂行为的动因却都有其特定的土壤，并且渊源有自。传统习俗是约定俗成的，而传统观念则更是千百年岁月积淀而成。自远古至今，人们仍然生活在大致不变的生存原则之中：划地为牢、生存竞争。虽然这之后的百余年间，人们终于抛弃了“弱肉强食”的残酷信条，但家族的、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种种利益观念却牢牢地牵制着人类的意识，限制着人类思想的自由和升华。除了仇恨，多数人只懂得小我的、褊狭的爱亲、爱家、爱国，一时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最高范畴。这一观念尽管在久远的人类发展史上激生过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把人类引到了今天，可面对“地球一家”的新的世界格局和人类视野，这一千百年不变的“最高”却发生了动摇，而面对“兄弟阋墙”、家园

难保的严重局面，人类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认识范畴和思想疆界，不得不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过往既定的一切，努力把种种旧有的观念形态凝冻于历史框架之中，而去重新确立属于当代人的全新尺度，这就是深厚而又博大的人类之爱及其衍生而出的国际主义和全球意识。

回到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认为，正因为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世界公民”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与战争狂人的产生、战争惨祸的肇起、战争行为的残酷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历史内趋力会直接、间接地导引历史，决定自身的命运和人类的选择，威廉二世才会成为“罪魁”，希特勒才会成为“祸首”，海山才会成为“英雄”。如此说来，论到战争的责任，那种以表象思维来阐释深刻现象，以个体现象来掩盖群体责任本身，直率地说，就难辞其咎。中国哲人曾一言以蔽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妨改动一下：“世界兴亡，人人有责”。

也许，直到上次大战之前，人类还无须过多考虑自身整体的生存问题，还可以从容地研究战争和战法，可以悠然地或郑重地谈论战争中的道德问题，可以用无可回避的姿态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一起去讨论战争的意义、性质和类型。因为战争是不可避免也无须非要避免的，而正义的战争的确可以给人类带来长足的发展，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强心剂”，给一个濒死的社会以些许生机。在某些高枕无忧的“肉食者”那里，战争的确是可以“玩一玩”的，象观赏精彩的凶杀打斗片，紧张、刺激而又带劲。在他们的意识中，战争与赌博无异，只在输赢之间。“成者王侯败者贼”，得意失意，似乎也只是几个人的事。

的确，战争可以造就一些人，特别是造就英雄，失败的英雄，

如项羽，令人们千古扼腕；胜利的英雄，如刘邦，令人们万世艳羡。然而，悉心治史的人不难发现：战争从来没有直接创造过文明和文化（我不否认正义战争为文明发展提供可能的间接效用），而往往是其反面，是文明、文化的断裂！战争之剑所斩断的，非同“更流”之水。那些蔽野白骨、千里残垣所昭示于后人者，往往是一代生命和数代文明的终结。于是，每一位拔起于战乱之际的英王圣主，都具有了“开创之功”，足令后人高山仰止。可又有谁去推敲过这每一次“开创”的深长意味呢？人类正是这样玩着“多米诺骨牌”（推倒重来），在一次次危险的游戏出演着自己的悲喜剧。一次次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尽管道路曲折。

然而在今天，一切都变了，变得让所有的人，包括战争策划者和学究老夫子们都瞠目结舌：只要你还想活在世上，只要你还对这小小寰球有一丝丝留恋，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冷峻的现实：现代战争——化学战、生物战以至核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人们每一发射向对手的导弹、核弹头，每一次刺向对手的“战神之剑”，都会转向自身。两败俱伤是轻的，同归于尽是重的，而殃及子孙后代、人类生存则已是毋庸置疑的严酷事实。如今，每一个稍有理性的人都不难认识这一浅显的真理。

聪明的人类并非只有“集体无意识”，他们的伟大正在于他们历经磨难之后的苦苦思索。远的且不说，就说本世纪，每次大战之后，总会引起人们追根溯源的强烈兴趣：这疯狂灾难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是一股什么力量？它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避免？

“一战”之后，人们将思考的触须导向历史，向人类长长的蹒跚步态和足迹中寻找深刻的战争动因，人们试图把握规律，抓住命运的缰绳。于是，《世界史纲》等史学著作应运而生；人们又导向心灵，

向人类的劣根性，向人性的善善恶恶中寻找答案。于是，有了海明威，有了艾略特，有了小托尔斯泰，有了“永别了武器”的嘶心呐喊。“二战”之后直至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准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呼唤着理性，完善着法制，谋求着国际新秩序，争取着民主和人权，并高举起“和平、理解、宽容”的大纛，奔走相告，甚至把爱心的疆界拓展到人类之外，衣被动物、植物和整个大自然，全球震响着“绿色和平”的强音、“生态平衡”的劲曲。也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世界史纲》的价值才重新被人认识，这位名叫赫·乔·韦尔斯的英国作家和史学家写于本世纪 20 年代那“人们想哭也想笑——真是哭笑不得”的“疼痛的慰藉”才被人们深深地铭记。我们谁也无法忘却那句沉痛无比的史诗般的概括：

……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指停战以后——笔者）。每一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什么热情去庆祝了。

这就是那场大战之后，历史留给我们今人的记忆。其后的“二战”以及如“越战”、“阿以之战”、“海湾战争”等等其它局部战争所给人们心灵的打击就更不必多说了。

数字是苍白的，但常常又是有生命的。请留意下面这些发人深省的统计数字：

据瑞典和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 1964 年这 5164 年的时间内，世界上共发生战争 14513 次，只有 329 年是和平年代。这些战争使 364 亿人丧生。损失的财富折合成黄金可以铺一条宽 75 公里、厚 10 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

据苏联学者统计，从公元前 1496 年到公元 1861 年这 3357 年间，人类有 3130 年在打仗，和平时期只有 227 年。

据匈牙利一教授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里世界上爆发了4700起局部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

据美联社的调查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差不多爆发了8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尽管统计结果不尽相同，时有出入，但不管哪一则，都是惊心动魄的。这里面还不包括最近这场揪心的海湾大战中的10万亡灵！

血淋淋的创痛使人沉思，但可悲的是，在每次血液凝固之后，善良而又天真的人们却总爱耽于美好的幻想：

……人人感到惶惶然，怀着一种不自然的和疼痛的慰藉。

战争终于过去了。在英国将不会再有屠杀，不会再有空袭——事情将会好起来。（《世界史纲》）

可这“好起来”的时间却仅仅延续了10数年，而这10数年中，人类的局部战争从未中断，直到惨不忍闻的“二战”。而“二战”距今今天几乎全世界关注和介入的海湾战争还不足半个世纪……

人们浩然长叹，人们潸然泪下，人们为人、为人类而哭泣，泪眼迷朦，永难干涩。

海湾战起的当天，我正在居京的好友家做客。高朋满座，大家谈哲学、谈历史、谈诗、谈美，独独忘记了战争的话题。

海湾僵局持续得太久了，人们的神经高度紧张，只有对侵略行径的义愤，只有对打破国际准则、世界均衡的不平。“二战”以来，眼看着联合国的威信与日俱增，小国已能在国际大会上不光争得一席之地，而且敢于扬出自己公正的声音；眼看国际大家庭的梦想一天天临近，一天天与现实对接——这是多少万年之久的人类大梦啊！可忽然间，出现了侵略，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联

合国成员一夜之间被人从地图上一笔勾销的严重事件！人们先是怀疑；后是惊愕，再是觉得荒唐，最后感到愤慨，义愤填膺！于是，利益相关的国家和人群，联起手来，或请战或从军或声讨或谴责。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全部投到了海湾，这块小小弹丸之地。天真的享惯升平时日的人们以为：公理会不战而胜谬误，和平的声浪会冲醒某些战争狂人的帝国之梦。然而，希望日渐渺茫，人们一天比一天清晰地听到战神和死神杂沓的脚步，恰如重锤击心！人们，特别是那些“二战”的幸存者们，战栗了！人人都十分明白这将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他们拼死呼出和平的最后声音，以老人、以儿童、以妇女、以母亲的名义！而后，极度地疲倦了。在战争的前夜，一些善良的人变得异常沉闷，沉闷得甚至大喊出与内心愿望相左的声音：打吧！早点结束。更多的人则缄口不言。极其平静，仿佛世界上并不存在死亡的气息、吓人的对抗。

在西方，旅游者们从容地撤离海湾；和平斗士们则试图涌向那里，用血肉组成和平的长城；而商人们则抱着忐忑的心理观望股市的行情……在中国大陆，一度被海湾战争搅断的电视长剧“《渴望》热”，又稍稍掀起高潮，人们的视点渐渐回到纯粹民族沧桑的岁月感慨之中，继续着地区性历史的喟叹和反思……

可是就在这时，就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宴席尚未开张的当儿，一阵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朋友之妻急切的女高音掠过每个人的心弦：“快开电视，干起来了！”无须多说一个字，只一霎，美幻的诗、悠远的史和超迈的哲人意绪统统遁去，欢愉的空气凝固了！哑然良久，议论纷起：“真的吗？”、“不打行吗？”、“好事”、“但愿”、“不是味！”、“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不，刚好相反”……而我想到的，则是鲁迅《伤逝》中的开篇辞：我感到悲哀，为子君，也为我自己。

很久以来，我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在这个依然“荒漠”（指精神领域）的世界上，究竟怎样才称得上是一个人？

当屠刀向你劈来，你无力将对手缴械，而唯一的出路只是以刀相向，为你自己，也为更多的人，你该怎么办？理性的声音无疑只有一个：除掉恶人！当然，如果临阵，也许我不会犹豫。可当我超然而思、默然而想时，却无法自解：我杀了恶人，救了自己和别人，固然出于不得已，可我毕竟也沾上、溅上了同类的鲜血！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何以自处？我能向人证明自己没杀人，杀的只是狼吗？何况生活远非如此简单，在各不相通的“心房”里过活的人们只是行走在自己特定的逻辑之中，统一、至上的世界观念远未形成。雨果说过：世上没有一个坏人，却做了那么多坏事！这句出自纯粹浪漫式人道主义认识、不无偏颇亦不无确凿的箴言，我已铭记了整整20年。过去，只是在一些小小生活琐事上把它作为人生失意的自我宽慰。可如今，当面临关于生命、关于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课题时，我真正地茫然了：这“坏事”的内涵和外延太深太大，早已超出了单纯个人的利害，而关涉着一大片人类地区、一个古老民族和全体人类的生存。个人、民族和人类，这些原本相混一的概念，几千年来却一直二律背反地冲突、演变着，此刻已是水火难容！手中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强权者们的理性尺度竟成了人类生存的长度！几百年、几十年的长足进步，并没有使人类具备变致命的“坏事”为好事的足够能力和普遍理解力，人类的理性到了今天，竟显得空前脆弱！

有道是：寰球太小，苍生太多，难以互容，自然淘汰。这样的调侃令人齿冷，并不幽默。

我们仍然要循人类任真、天真、纯真的秉性，呼吁人性的成

熟和理性的复归，仍然要呼吁科学和民主、理智和教育，呼吁宽容和爱。仍然要大声地说：地球并不十分地挤，不要戕害每一个怀有善良愿望和拳拳爱心的民族和个人，请不要！歌中唱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一个家！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将有失去亲人、友人、恋人甚至自身的最后的悲怆。推己及人，请为那些与我们同栖在一个大地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想想吧！地球很大，人很多，一二个人的消亡对于众人，不过是茶桌上的谈资，至多是人间一件憾事，引来一声叹息。可对于他的亲人、恋人和友人，则意味着猝然斩去人生之半！而对于不幸者自身，则意味着天崩地陷，意味着人生努力的惘然，意味着永远的黑暗和空白，意味着连同肉体的烟逝……一切一切的雄辩和振振有辞都无法平复这人类之间相互体味的巨创深痛！

我的一位儿时伙伴不幸患癌症辞世，她临终前平静的微笑令我心颤，而那句平凡的遗言则几乎改变了我以往所有的人生信念。她说：“如果安然出院，我只想一件事，早点布置好小小的家，多买些时鲜菜，象象样样地摆一桌，请来所有的好朋友，长聚不散。来年年夜，你们都来，大家一块守岁、过年……”五度春秋滑过岁月，但逝者隐忍的话语却声犹在耳。这不是小说。

一位朋友在述及对海湾战争的感受时，幽幽地说：

那天，我正在家中写作，但又不放心海湾，便打开一旁的电视机，不时瞄上一眼。说实在的，我是个“主战派”，经过多角度冷静分析，我认为这一仗非打不可，直到现在，理性的声音还是这样告诉我。但当战争爆发的消息突然涌出荧屏，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异样感觉猛地袭上心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坦白地说，我困茫了。心如刀绞，一时间人生惨象骤然挤入脑海，我想到了“地毯式轰炸”的下面，想到那是